

中篇小说集

笑靥女匪

侯自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篇小说集

笑靥女匪

侯自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笑靥女匪 / 侯自佳 著 — 北京:

(当代作家作品辑)

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.3

ISBN7—5059—4271—9

I.笑… II.侯… III.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1217.3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2976 号

书 名	笑靥女匪
著 者	侯自佳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阮增宝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赤峰金山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印 数	1—1000 册
印 张	5 印
版 次	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— 5059—4271—9/I·3332
定 价	11.00 元

目 录

笑靥女匪·····	1
荒诞的故事·····	41
黄金坨·····	81
匪首在密林深处·····	129

笑靥女匪

一九四三年冬，湘西孽龙山区。

在一座深幽神秘的大院里，关押了一个二八娇娘。她名叫秀芝，是深山老林里一个猎户的独生女儿。昨晚月黑风高，几个强人破门而入，推倒她的阿爸阿妈，不顾死活地把她抢夺而来。现在父母生死不明，她自己身陷魔窟，且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红毛怪物，到底想拿她作何用场？！

吕秀芝全身疼痛难禁，臂膀腿脚都被绳索捆绑得发乌发紫，解除绳索后，就象火烧水烫般地难熬。天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四周漆黑一片，没有一点隙缝透出亮光。她睁着一对杏仁眼，环视这空荡荡的黑屋，试着用手去顶去撬板壁，全然纹丝不动，倒把她累得香汗淋漓，瘫倒在板壁上，黑牢里一根稻草也没有，凉气浸入肌肤，她真是入地无门，唯有嚤嚤地哭泣而已。

“嘣当”一声响，牢门的大锁打开了。随着一缕刺眼的阳光射入室内，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妇女跨了进来。只见她脸皮子红润，身架子妖娆风流，朱唇未起笑容毕现。油腔滑调地喊道：

“哎哎，一朵好鲜的野花，难怪我家的骚牯子闻到了香气，硬把你挖来。”

这女人拿起秀芝的下巴仔细端详，秀芝将头一扭走了开去。她便站着斜眼打量了好一会，开心地笑道：“高山有好水，大山有好花！这回我算是见识了，大开眼界了。小美人，你有福，凭你这个样子，老头子会把你当圣母娘娘看待。”

“你这妖精婆，嘴巴子放干净点！”

“哟，好厉害的，真会骂人。不过，小妹子，有你这个娇娇给团总开心作乐，也免得他见一个要一个，馋得象打烂瓦罐饿嘴的猫。”

秀芝一听，恨得怒从心中起，她顺手给了那女人几个耳光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伙坏蛋，专门作践好人，雷打火烧的疯狗子！”

“哎哎哟，打死人了哟，快来呀快来！”

女人的尖声叫喊，四个匪兵闻讯冲进来，把吕秀芝打倒在地，扶着妖精婆缓步出去了。压尾的一个卫兵落上了锁，屋子又是漆黑一片。

不多一会，那妖婆在卫兵护送下又来了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妹子，团总很关心你，怕饿坏了你的身子，专要我端来给你补养补养！”她见秀芝扭过身，不理睬，便改变策略，放下碗筷，诉说起她的身世来了。

“妹子，我见你这样忧愁，我好同情你，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处。早先，我十八岁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，也为了脸皮子身架子长得鲜嫩，被他们逼迫着和麻团总同床。我比你还怕，吓得昏了过去。团总竟然没解我的衣服，叫人好生服侍，等我精神恢复过来，才慢慢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几十年了，我最了解他，我是他的老婆。你莫听谣言，他实在是个好人，尤其对女人最好，象你这样的女人，那更是他的命根子了。他很有本领，一条鸟銃起家，现在统率大几百人枪，是这方圆百里的霸王，有钱有势，有穿有用。一个女人不就是图个日子痛快，有个好男人作丈夫吗？几多女人还攀不上呢，你怎么还可以错过机会？我是老妈子了，配不上他了，你来接替我，我愿意当你们下房用人，只要团总心里欢喜，只要小妹子你称心如意，就是我的祖宗有德！要不然，团总就要错怪我对你不好。”

吕秀芝虽是猎人之女，倔强勇敢，但他年轻无知，易为谎言哄骗，匪婆一席话竟让她心软了，接过鸡蛋吃了起来。

“大嫂子，你说他好，那我们就去见他一见，一定要你陪着我。”秀芝心想，人说麻团总是麻豺狼，吃人不吐骨，她偏说他是好人，免得连累她，去见见麻团总也无妨，把日子拖下去，再想法子逃跑。

秀芝这个主意正中匪婆奸计，那婆娘马上眉花眼笑地说：“好妹子，我知道你聪明，心眼好。今晚就去见他。”

晚饭后，匪婆娘拿了鲜艳红绿绸衣缎裤，金银首饰，扭着腰肢哄了秀芝穿戴齐整，就离了黑牢走到另一住处。在四个枪兵监护下，她陪伴着秀芝进入土气十足却豪华异常的卧室。四张八仙椅，一个红圆桌，雕龙画凤的架子床，一对金钩挂罗帐，一双花枕并排摆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秀芝诧异地问。

“好妹子，这就是团总的卧房呀！”

匪婆说完，转身快步溜之大吉。秀芝未及抽身逃脱，厚重的铁皮房门早已上了锁。白罗帐后一声响，象一条灰狼纵身跃出草丛，一个粗蛮高大，满脸大颗大颗黑麻子的男人出现在秀芝面前。

秀芝一见又是厌恶又是大吃一惊，只好佯装镇静地说：“你，你就是麻团总吗？”

“嘿嘿嘿，少太太眼力真好，你一眼就认出来啦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要娶你的男人——麻团总！”麻团总皮笑肉不笑，傲慢地说。但他一见这如花似玉的小娘们，立刻垂涎三尺，一步步逼近秀芝，粗鄙地说：“少太太，我见你穷得可怜，才娶你为妻，我要让你真正的好过一点。你不要看我老了，今夜我两个同枕共欢，你就会知道我的本领很大，嘿，虎老雄风在嘛！”

秀芝大吃一惊，一边往屋角退去，一边哀告道：“团总，这件事，我想求你再……再等几天好吗？”

“嘿嘿，到手的小鸡，大鹰还能等到明天？娘们，你莫蠢，放着洪福不享。”

麻团总将秀芝猛地捕捉抓挠，象老鹰捧着一只画眉按在床上，一堵高墙倒塌似地压住她的胸部，使秀芝几乎窒息而死。

秀芝凭着一个猎人的女儿，从阿爸那里学来的擒虎降豹的本领，用双手掐住了男人的麻醉骨，使对方一阵松瘫，她来了一个鹞子翻身脱身而出。她奔到房角开门，但房门外已上锁，她的努力无济于事。

她的反抗倒激起麻团总的兴致。

“嘿嘿，真行，小娘子，往后定是我的帮手，来，我再教你几手功夫！”

麻团总掐住她的胳肢窝，轻轻搂抱起来，明松暗紧，这一招真绝，秀芝动弹不得了。她知道这是无法抵御的软功，为了拖延时间，另想对策，便假意哄骗他道：“团总，你不同我商量，这样动武我坚决不干！”

麻团总一听稍稍放松了她，嘻笑道：“小娘子好懂事哟，真乖！”

秀芝得了一个空当，乘机来了个雪花盖顶，从男人的头顶上翻下来，脱身开去了。可是，她怎能逃出这紧锁的房间呢？

麻团总呵呵大笑：“小娘子，人长得好，武艺更高，我更喜欢你了。”

这一回麻团总使了一个“铁笼子紧锁女裙衩”的硬功，一点也不敢松懈，四面不让她有一点出处，然后笑道：“小娘子，再翻个跟头看看！”秀芝挣扎得满头大汗也无济于事，急得尖声喊叫：“我……不……愿……意”

“哈哈，你不愿意我愿意嘛。”麻团总格外兴奋欢悦。象老鹰撕剥小鸟，她刚换上的绸衣缎裤，一片一片地离开了她的身子。几声痛楚的惨叫，从卧室里传了出来。第二天成了匪兵们谈论“老牛吃嫩草”的笑料。

年方十六岁的吕秀芝遭受着麻团总的野蛮污辱，百般蹂躏。这一切皆被一个麻团总的勤务兵石冬生看在眼里，对秀芝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心。说起来，石冬生算是鹌子里的斑鸠，坏人中的好人了。自幼家境贫寒，受不起官府的压迫，十七岁出家当兵，认为这年头扛枪的人威风，抱着反抗官府的愿望，投奔到当时身任伪团防局长麻团总门下当了一名勤务兵。他年青体壮，手脚勤快，操练滚爬，对当兵这一行学得很快，是行武的好材料，加之他武功高超，枪法极准，深得麻团总喜爱，升为贴身勤务兵，享受下级军官待遇。几年来他身不由己，随波逐浪跟麻团总上山为寇，眼见团总烧杀淫掳无所不为，暴虐成性，人面兽心，引起他的惧怕、反感到憎恶，早有叛志在胸。他见团总又抢来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大肆奸污，便决心暗地帮助关照。

这一天，麻团总同他老婆因事外出半天，嘱石冬生照料家室，吕秀芝独自在卧室里扯起一条白练，一边失声痛哭：“爹呀，妈呀，女儿无脸见你们了。”说着正要自缢而死。

“唰”地一声，白练被剪断了，一个英武潇洒的大兵站在秀芝面前。

“你，什么人？为什么不准我死？！”秀芝愤怒质问。

“小妹妹，我是麻团总的勤务兵。”

“你这个土匪，快滚开！”

“小妹妹，为你自己，我不准你死！”

他端详她一会，“你不想逃跑？不想报仇？”

秀芝面对这年青人的诚意，不象是骗她。但她仍不敢相信对

方，这是匪窝呀！石冬生自报家门，简叙了自己的经历与心思，告诉了她所处的环境，最后共商了逃跑的计划，吕秀芝这才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。

吕秀芝危难中得到石冬生的同情，绝处逢生，但愿他是一个正经人，对他顿生好感，“好兄弟，你救我，下世变牛变马报答你。

麻团总归来后石冬生预备了丰盛晚餐，团总饭足酒饱，入夜关门闭户大肆糟蹋秀芝，随后呼呼睡去，象一匹野猪打着响鼻。

秀芝小心推开麻团总紧紧拥抱她的那对熊掌似的手臂，便听见一声咄咄儿叫，这是石冬生的暗号。她回答一声暗语，迅速穿好衣服，石冬生打开了房门，引导避开哨兵的暗道，潜入到院墙边。院墙高耸过屋，秀芝踏着石冬生的头顶跳跃而起，翻上了屋背。这是猎人女儿特有的本领。

石冬生未及返回住处，麻团总已发现秀芝不见了，他粗鄙地赤身裸体打开房门，喝令卫兵集合，口中脏话连篇地臭骂狂吼，“他妈妈，明日夜里长官弄不到手，砍了你们的脑壳来祭鸡巴。”

于是一片电光火把，鸡飞狗跳地搜寻起来。石冬生乘机混入搜查行列，并臭骂这伙匪兵。

另一头，秀芝按石冬生指引的路线，早已脱身而去。她越过十座岭，爬过九道沟，连日身遭暴力摧残，虚汗淋漓气喘吁吁。最后上到孽龙溪的半坡上，满目惨象把她惊呆了：阿爸阿妈和她亲手起的三间木屋已烧成一片焦土，土墙孤零零地躺在早晨的雾霭里；爹妈的身首面目全非地倒在灰烬里，枪刀的伤痕隐约可见。几只乌鸦落在烧焦的树枝上，呱呱地嗷叫着。

秀芝脑子“嗡”地一声响，倒在爹妈的尸首旁边昏过去了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听见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说：“谢天谢地，总算把他的爱物找回来了。要不然，老头子又要开杀戒了。”

她微弱地呼吸着，觉有一股新被褥的清香，睁眼一看，绸被花枕白帐罗，匪婆青花和石冬生站在房间里。

“什么？杀了我少太太的爹妈？谁叫他们干的好事？那班小杂种妈妈的！”随着高嗓门大声嚷嚷，麻团总进房来了。

石冬生说：“小妹妹，你的冤情可以向团总告状，他会替你做主。”

一句话提醒了秀芝，她止住哭声，怒视着麻团总：“你，你的弟兄烧我的家，杀我爹娘，你不为我报仇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”

尝血成性的麻团总赶忙扶住秀芝，讨她的好说：“他妈妈的，老子只叫他们抢少太太，不知道他们胆大包天，敢杀老子岳父岳母，你有什么要求，老子为你作主！”

吕秀芝趁热打铁，当即提出要求。仇恨使她强挣着起身，来到屋外操坪。

抢劫秀芝的五个匪兵跪在麻团总面前，团总发话：“你们向少太太讲清楚，谁放的火？谁杀的人？”

匪兵分明是受命而为，可一个不敢说出来，只一味请求团总饶命。团总说：“你们请求少太太，看她怎么发落？”

秀芝满腔仇恨：“杀人抵命？烧屋赔款。狗强盗，我叫你们不得好死！”

麻团总熊眼圆睁，喝令：“听见了吗？拉下去，给我砍了！”

一排匪兵蜂拥而上，在一阵鬼哭狼嚎声中，五个匪兵身首异处，全都解决了。

打这件事后，吕秀芝得到启示：凭着女人的身体与姿色，能指使男人甚至坏蛋为自己效劳。生活赋予了她一种新的意义，似乎为她今后的发展找到一条捷径。为父母、为自己报仇，暂解心头之恨。死了不成，人家不会可惜。既入狼群，哪里还有什么贞操和体面？不如变一匹母狼，被人咬，也可咬人。匪婆青花又时

常来陪伴，教唆，说女人活到头上长角，也要给男人受用，不如趁年轻貌美，及时作乐，有时机多玩几个男人，象男人玩弄女人一样，她就是这样活过来的，没有白过日子。

吕秀芝耳濡目染，“狼”性在她心中起了作用。她从过度悲伤，被人过度摧残的苦海中熬过来了，逐渐变得狠心、无情、风流、浪荡起来。

为此，麻团总觉得秀芝很合自己的口味，决定设宴庆祝他的新欢的成功。

盛宴设在一个大厅里，正中坐着麻团总和秀芝，左边是勤务员保镖石冬生，右边是高参王长山，人称“左丞相”，是团总的得意门生，二人都升了营级。以下则是所谓营长、连长、排长，几百个匪兵安置在操坪里吃喝。

鸡鸭鱼肉大碗大罐地上来，请少太太为团总敬酒的吆喝此起彼落。秀芝自幼同阿爸打猎喝酒，海量出人意外，她端一个银杯，一手抱麻团总的脖子，一边往大麻脸上亲去，一片喝采，团总频频接过秀芝递过来的美酒一饮而尽。

高参王长山举杯：“团总今夜摘鲜花，太太怀个胖娃娃！老总，敬你一杯！”

保镖石冬生举杯：“为老总和少太太看重我，敬酒！”

接着是匪军官轮流把盏。麻团很快醉成了一堆烂泥，由石冬生背回卧室去了。

宴席由高参王长山主持。他风度翩翩，甜言美语随口成章，秀芝一见不禁生爱慕之情，王长山大展调笑之意。

“少太太，娇花巧笑迷春风，蓓蕾未绽香已浓。见了你的玉貌仙容，我一生不讨妻妾了。”

秀芝莲步轻移，走到王长山跟前，搂住他的腰肢，轻声说：

“仙女愿得董永，打破了葫芦青藤在，有我的就有你的。”

王长山未饮人先醉，将秀芝献给他一瓶包谷烧一饮而尽，他喝包谷酒的本领同玩女人的本领一样好。

麻团总的堂兄、匪连长麻二不甘别人抢占花魁，冲上来抱住秀芝的臂，佯装醉酒地说：“我和嫂子有缘，今番专要嫂子敬酒！谁是赢家，就从谁的裤裆底下钻过去。”

“听着！”王长山高叫：“麻连长同少太太配对，为弟兄们争光！是英雄破阵，还是美女逞强，大家来观虞呀！”

说时，嫂弟各饮十杯烈性老窖，最后一杯尚未下肚，麻连长象被辣椒薰晕了的野猪，一阵恶咳，四脚朝天翻倒在地。他鼓着血丝眼，定定神正想逃走，秀芝已婷婷玉立叉腰站上高台，一手拿着一个酒瓶，轻轻一捏瓶已粉碎掉下来。

“一品压寨夫人，神功非同凡响！”

一听此言，麻连长慑于秀芝武功高强，只得同意履约，从女人的裤裆底下钻了过去。

厅堂一片震耳欲聋的戏闹声。

团总的大老婆青花从招待匪兵饮酒的外操坪来到厅堂，匪军官未知出于什么考虑，便一哄而散。秀芝确已醉倒不省人事，倒在麻连长身旁。王长山指使石冬生侍奉少太太，自己即随大太太鬼混去了。

王长山与大匪婆青花暗地早有私通，几达到半公开的状态，这是麻团总早已嚼剩下的馒头，乐得丢给他的走狗去啃。他对外则另谋娇娘，对内倒可拢络人心，因此从不过问。今霄美酒盛宴，二人来到卧室，王长山说：“大太太，麻团总弄到了绝色佳人，他吃得消吗？”

“他吃不消，你想去帮忙？”女人半嗔半带醋意。

“我只帮一个人的忙，就是你——大太太。”

说时，女人贴近王长山的耳朵道：“你聪明，安排石冬生服侍

少太太，让他两个沾上手，把柄抓在我手里，他们就不敢在老娘头上撒尿了。”

王长山滑头，不正面回答，只把她抱上床去解衣宽带，寻欢作乐起来。

吕秀枝半夜醒过来，酒力渐消，发现自己躺在石冬生的床上，而冬生规规矩矩地坐在烛光下想心事。他见少太太醒了，才过来对她说：

“秀芝，我到过他那里，麻团总醉得半死，睡得象死猪，不到明上午醒不来，就把你先放在这里休息。”

“你做得对，石哥！”秀芝高兴地说。借着烛光，她深情地盯了石冬生一眼，盯得冬生抬不起头来。“你把灯灭了，我和你讲话。”

石冬生遵命灭了灯。秀芝说：“石哥，哪个女人有福，往后嫁得上你这样的男人多好。”

“无家无国的不肖东西，哪来的女人嫁我。”

“有，远在天边，近在……可惜我失了身，没有资格嫁你了。”

“少太太哪能这样讲，你金枝玉叶，遭霜打是土匪的罪过，不是你的错处，你这样看重我，已经是恩重如山了呢？”

“石哥！”秀芝伸出一只纤纤的手，压在冬生的肩膀上，冬生全身一震，立刻把她推开了。

“石哥，你听我说，”秀芝叹息一声，并不生气，“在世上，人的差别好大呵，有人坏得象一匹狼，鄙得象一条饿狗，你好得象菩萨，老实得象山羊，不值得呀，石哥！”

“你想当什么人？”

“我，嘻嘻，我想当一匹母狼，被人咬，也会咬人。”

“对坏人可以咬，对好人就不能。”

“我不咬你，你怎么不上床来，同我做一夜夫妻呀？我喜欢你！”

“这不行，少太太，这样做，我们两人会死在麻团总手里。我们，我们要等到机会，找一条出路才是道理。”

“不准你叫我少太太，叫我秀芝。”

“好，秀芝妹，为了我两人的安全，我送你回团总的卧房里去，快起来。”

“不，再待一会。”

婚宴在胡闹调笑，麻团总只当作尽兴而乐，酒后狂乱而不加追究。他的禁忌只有一条——他正宠爱一个女人时别人不能沾手，他玩腻了，便无所谓。女人对他只有一时的冲动之需，而无长久的专爱之情。除非象秀芝这样罕见的美女，一般只要先给他过夜就赏赐给匪军官兵淫乐，以巩固他的阵容。

打这以后，秀芝深爱上了石冬生，冬生亦是每日见不到秀芝的面就起坐不安。他们互为关照，暗地传情，情深日浓，赌咒盟誓。长着血肉之躯的男人石冬生，终经不住丽色娇艳的女人吕秀芝强大的引力，常常乘着团总外出，大老婆青花不在身边之机，就把秀芝抱上他的小床，两个人如漆似胶。

光阴荏苒，三年过去了，麻团总出外抢来的少女不下四、五十个，拣其中意者带回奸污糟蹋，逐渐把秀芝忘却脑后。对团总来说，年轻少女的娇羞、恐惧、挣扎、反抗、呻吟、哭叫才是他最喜爱的音乐，他不断寻求这种病态、疯狂的刺激，日子才能过得舒坦。另一方面，秀芝亲眼目睹麻团总的抢劫淫掳，杀人放火，凶暴残酷一如恶狼，权诈奸险更如毒蛇，潜移默化，把她薰染得厉害，好凭着自己不衰的美色风流，新学来的古怪刁钻，大合团总的口味，对她十分的信任重用，牢固占住一品夫人的高位，匪军官兵都讨好巴结着她，她利用自己情人的帮助，顺势班

门弄斧，网络死党勇夫，因此形成一股很大势力，尊奉她与石冬生为首领。

由此祸端渐起，股匪议论纷纷。

一个书生儒将，跟随麻团总起家的高参王长山，早在麻团总任官方县政府团防局长时，他运用计谋帮助团总与伪县长火并，击败并杀掉了伪县长，抢劫县府银行金库，发了大财，后省里追缉，又一同上山落草为匪。他深得麻团总信任，他的话举足轻重。王长山见石冬生占住花魁倒也不妨，他也有可以从中鬼混之意，秀芝为了笼络他，也曾背着石冬生让他沾了几手便宜，使他的心拴在女人的裤腰带上，凡事皆支持秀芝。但他发觉秀芝与冬生形成了核心势力，危及到了他的安全，他便与大匪婆青花勾结起来，向麻团总发出警报，意欲除掉这一对男女，或者让他们三人火并，他好从中渔利夺取山寨之主。

除夕之夜王长山与大匪婆主持欢宴，匪军官兵大饮于操坪内外。麻团总单独邀请石冬生于卧室陪他和秀芝饮宴。酒过三巡，麻团总命秀芝脱掉外服，露出丰满的乳峰与雪白的肌肤，他将她拖到石冬生面前，对他说：

“冬生，她漂亮吗？”

“团总，少太太很漂亮。”

“我把她送给你要吗？”

“团总，小人不敢！”

“我送给你就拿去，这是本官的赏赐。”

“既是长官的好意，小人就领受了。”

这回答大出麻团总意外，但他仍装出笑容，把秀芝按到冬生的大腿上，一边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你一向痛快。”

“我不干！”秀芝满面娇嗔地喊道：“我又不是一朵花，要让你的弟兄们都来戴吗？”

“想戴的人多啦，我只给他一个人！”

“不行！我的冤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！”秀芝双关地骂道。

“寻我作冤家？那不是好玩的！不信，你问问石冬生。”

说着，麻团总提起雪亮的长统靴，狠命一脚把石冬生踢翻在地。

石冬生熊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麻团总回头对秀芝说：“你看，我送他婆娘的这个男人这样熊包，倒在地下象一条死狗。他不行，你来一手怎能样？”

秀芝仅穿一件短袖红袄，卧室虽被炭火烧得暖烘烘的，仍不免冷得微微发抖。她活动一下身骨，一掌击了过去，被麻团长一躲扑了个空，反顺势一个洪水击浪，把她掀倒在地。

“嘿嘿，小乖乖，做新娘子那夜你试过的，结果怎么样？还要领教嘛？”

几句话，激起了秀芝的全部仇恨，她脸上一阵红潮，抿了抿嘴，咬了咬牙，随即，下了决心要同这匹恶狼拼个你死我活。

麻团总脱掉黄呢军装，又脱掉内衣，露出强壮的体魄，饱满的公熊般的黑肉，长满胸部连接膝下的雄毛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他用这个架式吓倒了许多年轻貌美的少女；也镇住过许多武场上的强敌高手。这回却有了例外，因为两个对手都太了解他了。

“小婊子，你先躺在床上去，等我干掉你的野老公，再来陪你睡觉。”

麻团总这样说着，秀芝将计就计，立刻坐上床去，她知道他枕头底下有三支左轮手枪，她正好控制在手，防备他摸枪射击，石冬生单身赴宴则赤手空拳，哨兵取下了他的武器。

“石冬生，你不是要谋害本官，同小婊子串通一气，打着夺取山寨兵权的主意吗？”麻团总熊眼圆睁，目射凶光，暴怒异常，一股股的黑肉发红发紫，破口大骂：“凭着我五、六百支人枪，可